

# 鴛峯林學士文集

十六之七

太政官文庫		
和	三二〇四	類
書	三	函
門	一〇五	冊

內閣文庫		
和	三二〇四	類
書	三	冊
	一〇五	函
	二〇五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2043
冊數	105( 9 )
函號	205 160

共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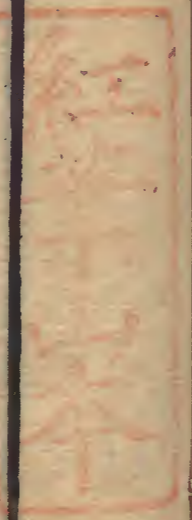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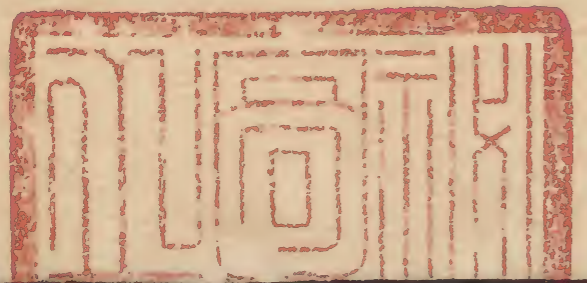
187  
806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記事一

丙申除夜記事

夫人有吉凶猶天地有否泰也曾聞其理今茲見諸  
 我家何者今春先妣蓋棺我曹之悲歎非筆舌之可  
 罄也聞者無不用之凶事之極而與天地否塞同矣  
 今秋家督春信初登營奉拜台顏誠是嚴君之  
 庇蔭而我家之至歡也聞者無不賀之嗚呼使先妣  
 在焉則無遺憾也臘月念六奠函三弟依名登



鷺峰先生文集

卷第十六

一

府閣老述。台命而叙法眼位。想夫法眼雖非儒官之舊章。然既隨國俗而薙髮。則其叙位亦是雖因循之不必為妨乎。本朝之制髮髮者之位。以法印為最。法眼次之。三十年前嚴君既叙法印。而余叙法眼。一紀於此也。今函三亦有此。命皆是嚴君積善之餘。誓古之力所及我輩也。父子兄弟如此之。公息於當時同列。未聞其例。聞者無不賀之。可謂榮也。嚴君歡抃殊甚。於余亦然。先是雞日之慶儀。余從嚴君登城獻雄劍。龍蹄拜謁。飲御瀝賜。御衣函三。

以無位故不能然而狗日登。府先妣非無介於懷。君假一年之齡。則何喜加之哉。就想嚴君以其先考易簣之歲。末被叙法印。今非無感於往事。所謂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者也。如余在具慶之時。早蒙榮爵。則比函三則幸中之幸也。嗚呼。往而不來者。年也。無如之何。函三雖少。雙親然嚴君老而猶壯健而不衰。故因其餘澤而逢此盛舉。則聊可以解其憂乎。明春元旦。從嚴君之後。與余共同入府。其禮秩可無異於余。則吉事之極。而與天地交泰同者乎。

然此是一家之喜也。今月十二日嚴君蒙公命侍  
御前講大學三綱領時有旨曰老而能侍讀可以  
嘉之辱賜御衣若干可謂儒風興起之徵也。有志  
者皆曰太平之吉祥不可過焉。誠是闔國之洪慶也。  
嚴君既明孔門之心法以傳萬古文章之印則余輩  
亦勤而不懈庶幾着眼於家法以不墜其聲則不汚  
其所叙之位乎法印法眼何必浮屠者流而已哉。函  
三子以爲如何傳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也可不思乎時維明曆二年丙申除

夕法眼春齋記之以獻嚴君諭函三而以激勵春信  
使春常待側

正月記事

元日 大君在西去春火災本城未營年始慶賀如例余夙

起拜考妣神主追憶往事丙申春有具慶之樂去春  
猶家嚴存焉今歲共亡故在私闕賀儀且試毫賦詩  
者雖爲家例今日不及此以固守喪中不作詩之戒  
故也既而與春德共携春信登營拜禮畢事而歸  
暫休往謁若狹羽林於牛込別墅羽林者先考及余

明曆三年正月十日  
大火

所依賴也路聞右典廐君別墅火而少焉止余謂窺  
 天文者曰去春以來熒惑見而未退且舊臘雷電甚  
 矣蓋陰陽不調火兆未熄歟翌日赴別墅拜墳墓例  
 年往賀年始之所惟多然今歲猶有喪服故減省之  
 自雞日至穀日天氣快晴營中禮式不滯十日隨  
 例招諸生開講筵今日暴風而霾講了諸生各歸  
 冢日既未刻也申刻本鄉香林寺邊兒童戲祭道祖  
 神紙幣點火風起而其燼飛著其邊茅屋欲消之不  
 克而火遂大矣西北風彌急泥砂滿天散漫與火氣

同浮難殊辨須臾間燒亡者十餘町神田臺并筋違  
 橋南戸田米女正永井信濃守内藤飛驒守新大宅  
 忽焦土火既近余宅於是使人守文庫塞其窓塗其  
 扉而與春德共攜妻兒避火於門生野口永安麴町  
 宅而移寓小嶋道慶家先喜妻兒姪及家僮等無恙  
 擡頭回顧則西北風彌急而東南猛火連續而通町  
 本町百工之肆八町堀士林家家悉成烏有餘炎延  
 及靈岩嶋鉄炮津其間侯伯別墅亦多回祿此時鍛  
 冶橋邊亦失火與前火相交京橋新橋人家亦燒亡

所依賴也路聞右曲廡君別墅火而少焉止余謂窺  
天文者曰去春以來熒惑見而未退且舊臘雷電甚  
矣蓋陰陽不調火兆未熄歟翌日赴別墅拜墳墓例  
年往賀年始之所惟多然今歲猶有喪服故減省之  
自雞日至穀日天氣快晴營中禮式不滯十日隨  
家例招諸生開講筵今日暴風而霾講了諸生各歸  
冢日既未刻也申刻本鄉香林寺邊兒童戲祭道祖  
神紙幣點火風起而其燼飛著其邊茅屋欲消之不  
克而火遂大矣西北風彌急泥砂滿天散漫與火氣

同浮難殊辨須臾間燒亡者十餘町神田臺并筋違  
橋南戸田米女正永井信濃守内藤飛驒守新大宅  
忽焦土火既近余宅於是使人守文庫塞其窓塗其  
扉而與春德共攜妻兒避火於門生野口永安麴町  
宅而移寓小嶋道慶家先喜妻兒姪及家僮等無恙  
擡頭回顧則西北風彌急而東南猛火連續而通町  
本町百工之肆八町堀士林家家悉成烏有餘炎延  
及靈岩嶋鉄炮津其間侯伯別墅亦多回祿此時鍛  
冶橋邊亦失火與前火相交京橋新橋人家亦燒亡

官吏馳來戶曉之日今夕若有失火者其家主不問  
良賤不待ニ公命可立斬之聞者大懼各使奴僕擊  
柝以徇之戒之慶設茶菓煮粥以進之且使僕從等  
憇於傍舍時永安來云此所近平原萬一隣並有不  
虞之災避去甚易勿勞心也某往候邦君大夫人故  
不能待焉云云既而留守者使人來告曰北風緩而  
西風急火既移町中北隣舟越伊豫守東隣阿部四  
郎五郎能防火故此邊幸無恙然餘燼猶在今可暫  
待於其地以聞再報吉而歸云云衆皆喜之少焉又

告云餘火既消於是余及春德攜妻兒以催歸慶亦  
喜送出門外述謝而歸到家漸三更也留守者從行  
者相共歡并不可言也於是遣使訪元德法印逢災  
而勞其二子友元正竹問安否抑今日災與去春同  
月而其火出處亦相近燒所之町數人家亦大抵相  
同唯其日有數日之先後而已然今般營內周匝  
無事可謂天下至歡也

十一日終日風侯伯以下士林登營賀昨夜大災  
城邊無他今日恒例鎧餅御祝并連歌御會也其式

如每年余亦若而人出逢執政而歸直往訪元德父子而赴永井伊賀守宅之燒地以勞問而歸去春災後新宅經營未幾再逢此變可以長吁幸免者無不有憂懼之心故或納財物於府庫以塗之無府庫者掘穴以深藏之滿城栖栖如旅人或親戚朋友逢災者群來集會於一所者雖矮屋茅舍同爨飲食者甚多是亦雖增失火之憂無如之何去春之災焚溺而死者以萬數之今般人皆懲恐早避且有官命縮人家之地稍闢道路故無唐突之惱不有東塗西抹

之障故死者幾希是亦災中之大幸也

十二日終日風甚人皆恐懼謂去春大災兩日連續今春亦可然乎午後小石川邊失火是去春十九日出火所而乾方風殊甚人皆跣躄失色既而火到氷戸黃門館邊此館經始雖未成然百間長屋新成者甚危時黃門在國留守士卒自別墅如雲馳來急撲滅之少焉高田人家亦失火須臾而止滿城之人彌懼有菜色雖終食之間不安其心男子橫刀着革羽織布行纏草鞋女子裹頭攜袋相共踣路徘徊以豫



求避火之路入夜志波寺院又失火移刻而止

十三日十四日風靜人心稍安

十五日營中儀式如例今日雨余退公直訪坂

伯元生住宅無事然其父家十日有災其庫燒而元  
多年所蓄書籍甲祿可惜可痛余歸家後赴別墅參  
墓春信外族逢災者寓於此傍舍勞問而歸今夜暴  
風及曉不止人皆不能安眠假寐之間誤風聲作叫  
火之聲

十六日天晴及夜雨五更風雪免災者見雪喜以爲

鎮火之祭逢災之貧者凍餒彌悲

十七日微雪解而餘寒猶在入夜大風及曉未止人  
皆懼不能寢街衢戒火之聲囂囂

十八日風止快晴 十九日雨降晴後無風 廿日

廿一日共快晴餘寒去而遲日昭回和風溫暖人心  
初安無火災之懼有人來告曰有官命詳記逢災  
之戶數將有兼金之賜以賑之故商賈皆急構假屋  
以不避去可謂仁政之一端也 戊戌之春

記庖瘡事

吾聞醫家之言曰，疱瘡即痘疹也。其始末大底有六候：其初發熱而瘡出，曰報痘；其次曰起脹；其次曰貫膿；其次曰收靨；其次曰落痂；其次曰還元。戊戌十一月十日之夕，春信氣宇不平而卧，翌日發熱至十四日而瘡見，所謂報痘也。俗語曰：足癢十六日起脹。俗語曰：水盛十九日貫膿。俗語曰：揚山二十一日收靨。俗語曰：日粹二十四日將落痂。俗語曰：日粹是日浴酒湯，此事雖不見中華方書，然本朝用之既久矣。蓋以其有便於落痂而氣宇增力而還元之速乎。又聞醫家之言曰：此病未詳其

始起時，或曰漢張騫到西域始罹此疫而流傳於天下。或曰馬援征交趾患虜瘡而后施及於中國。自宋錢乙以來，諸方書無不載之。無不論之，其藥劑不可枚舉也。誠是一生之大患，不隔貴賤貧富，不限男女長幼，而面貌妍媸之所定，死生壽夭之所分也。病之者不可不慎焉。治之者不可不盡心也。本朝上古不聞此患，然聖武天皇天平七年紀曰：天下患豌豆瘡，天死者多矣。俗曰裳瘡，經年而不止。同九年紀曰：疾瘡大發，初自筑紫來，公卿以下天下沒死不可勝

計所謂公卿者左大臣藤武智麻呂及其二弟參議  
房前宇合麻呂并中納言多治比縣守等也或挾外  
戚之貴振威於當朝或舉遣唐之撰播名於異域者  
不能免焉其餘雲客大宅大國小野朝老百濟即虞  
長田王橘佐爲等亦物故其外廷臣同罹此災遂至  
廢朝務百官既如此況於群國之凡民乎其謂之裳  
瘡者痘形似芋故畧其訓而言之謂之豌豆瘡者亦  
是以其相類也今俗謂之豆者其義一也想夫登時  
此災初起故病者不知所以慎之醫者亦不能通其

治方故死亡者如此乎其後鎌倉柳營遭此患飲藥  
而愈俊寬僧都之幼子以是天亡然則彼以貴權盡  
其治術此以窮乏不得其良藥者乎雖然非貴者得  
藥而必生賤者不得藥而必死縱有良藥其病重而  
慎不足則招禍縱不得藥者其病輕而慎不怠則得  
福班固所謂得中醫者是也近年正保先帝當太  
平之時踐九五之位而不能駐其晏駕今歲太上  
女皇以寶篋之壯而得回姑射之春其爲至尊  
雖不異然有幸不幸之不同者痘有輕重乎藥有中

與不中乎其所慎之有餘與不足乎抑命乎果天平  
昔年余與先兄敬吉長吉同時罹此病而敬吉與余  
幸免長吉獨亡矣時敬吉八歲長吉五歲余三歲則  
未共知所以慎之而其醫藥亦同先妣之所保護亦  
同而如此者果其病有輕重者也然則世間此類其  
多矣夫四百之病五臟各有所主故用藥者亦各察  
其所因以治之至痘疹則五臟各無不關涉故治之  
最難者宜哉且上古無此病故素靈所未言和緩所  
未識越人倉公所未論仲景華陀所未治甲乙別錄

痘疹

病源千金等所未載也至若宋元朱明方書之劑可  
無所適從豈可不擇乎想夫天地之氣人之性古今  
一也然此病古無之而今有之者誠雖可怪焉天地  
之廣大萬物之繁多如草木鳥獸不見於古而顯於  
今者不少則病亦可然近世有一種瘡自肥前國來  
傳於諸國人人不病之者鮮矣猶痘瘡自筑紫瀨蔓  
於天下之謂乎春信誕育以來常飲法印元德藥而  
至成長故此度元德日來治之其子野恂亦每日來  
診焉春信亦自能慎焉侍坐者亦不敢懈焉六候移

易無些滯礙而漸及還元平復既在近也先是春信  
母患痘亦飲元德藥而得其効則我家兩回之大幸  
何喜過之哉先考先妣愛春信過於我以亡兄長吉  
因是天沒故常豫患之甚切也唯恨不使其年引延  
而至於今日以相共歡之讀耕子視春信猶子故不  
隨俗言雖有其子未病之者然無厭忌之意日日來  
問可謂無子姪之私者也春常及二妹亦未病之鈞  
是我子也然春信長而有才主我器者也今得此幸  
者一家之至樂也是知考妣積善之餘慶及子孫者

也

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庚子三月十七日記事

庚子三月十七日早朝前執政源羽林參拜紅葉山  
神廟歸路過清雲院長谷川老尼老尼喜而迎接之  
於三間板屋其座上鋪蒲團揖羽林請坐其上羽林  
辭之不肯尼曰然則可被脫肩衣羽林又不肯既而  
賓主相對而坐羽林曰媼昔侍大神君恩寵絕倫  
勤勞不懈無貴賤皆知其名余先考守駿之田中移  
領武之河越共是御獵之地也大神君每歲放鷹

信宿於此乃有白於便殿則有假媼之口者登時望見媼之咫尺於御前則人皆以為如天女在上帝之側今當時嬪御皆既歸泉媼獨長生何為忽諸有存問之志既久矣然以事故繁多而遲滯今日當神君御忌日故追憶往事以來訪焉見其安泰可以悅焉媼謝曰老妾辱掃御座之塵經廼伏見大坂京師駿府自慶長元年至元和二年凡二十一年攀龍鱗附鳳尾箕箒之勞不足而顧遇之恩過望竇天之後身無一能之可取又無一子之可賴然台德

院殿敬神君之餘徵到江府賜宅地承年俸每歲春秋領御服若干衣食居既足時時登營拜於奧室或蒙恩言或賜飲食或賜兼金或賜御衣且氏族列麾下之士林可謂幸之幸也大猷院殿治世之際眷遇增加每有賀儀徵被樹勞之公執國家之政無夙夜之暇然來問不絕謝而有餘且今大君幕下春秋太富何以知舊事哉然官恩依舊年初歲末謁見則辱蒙懇詞知是公之所聞達也前君早棄群臣公受遺託之任致太平之治可謂今之

尚父也且聞致仕之後雖侯伯之招猶抑掄之豈圖  
今日臨敝廬在高軒以老妾之賤對尚父之貴不堪  
慙愧之至也是亦神君之餘息也垂淚合掌而拜  
焉既而進齋膳及行酒而羽林曰媪先飲而擬余媪  
曰公先飲而賜余辭讓再三媪起而至羽林之前自  
取盃薦之羽林曰不可違其意即飲而擬之媪喜而  
受而復坐及再巡而羽林曰媪飲而擬余媪莞爾曰  
違命是不敬也乃飲而呈之羽林受而欣然獻酬既  
畢喫茶點心之間媪曰妾今年八旬自元和二年至

今茲四十五年爲官家之一長物也自謂老而愁  
遺也然尾陽紀陽水戶二君天壽院殿屢被訪問且  
應嘉招昔日源敬君勞妾曰駿府朝夕之勤勞雖併  
當時婦女二十人猶不及焉然則如吾輩者可善遇  
焉紀陽亞相戲曰國俗賀儀先進長炮不若招清雲  
院而置於座上也故有嘉禮則必陪其席或信宿被  
問駿府舊事水戶黃門屢被慰問曰神君之遺愛  
不過之豈其舍諸天壽院殿庚申之夜遊必有恩喚  
尾陽黃門及姬君亦屢召預飲宴如此之榮事亦是

公忠之餘慶也明日臨終亦無遺恨然以長生故  
遇今日之屈顧不亦悅乎羽林曰視媪之顏色起居  
則如五六七十者筭其履歷則實是八旬也如余飽蒙  
公恩而祿食一州官爵高昇七秩加四懸車閑居  
人間之事既畢以待命期而已然常聞官家之盛  
事則自謂高壽亦有益也頃日殊蒙召而於茶寮  
伴御食賜芳茗可謂老晚之榮也方今恩澤遍施不  
隔遠近如媪縱雖及百歲官家不以爲長物莫介  
於懷也屈指筭之則神君五十回御忌辰在五年

之後媪彌養生節飲食幸當其時登日光山拜神  
廟則爲一快事余亦若猶存則今日之言不爲戲也  
媪喜曰老嫗實是一長物也然猶被規祝之如公則  
雖致仕然官家之所倚賴而闔國之所具瞻也今  
對清容猶壯年之人仰祝軀壽堅久而及喬松也公  
願爲國家自愛承聞令嗣克家王嬰相駢珍重珍重  
就想五十年前神君爲公擇嘉婦修婚禮妾亦預  
其事唯恨室家早世不見今日之繁榮也時羽林亦  
有懷舊之色既而互談往事日既高矣羽林告別而



出媪起坐而送之羽林顧待婢曰汝等不知往昔之貴匪直也人可能奉仕焉無以今日之閑散而輕視之媪惜別躊躇羽林曰重來在近何必限今日哉於是媪入使族類一兩輩送到門外羽林揖之乘輿歸牛込第媪使族類往謝之向陽林子者羽林之舊識而媪之姻戚也以彼此之好在其席聊挨拶之聞其所談則未生以前之事也殆如見神仙之會也因記其始末以為他後之話欄

鴛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十六終

鴛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十七

記事二

記喜

大禹治水而成功精衛填海而不能大禹者大聖也其成功宜哉精衛者小鳥也其不能亦是其分也先考遺文遺詩流落散亂其難治之猶洪水汎濫乎文踰千篇詩殆半萬雖譬諸溟海未為過論乎余無大禹之量而欲治之以成編輯之功自傍觀之者其以為精衛之志乎然幸編輯既成附剖嗣氏今茲板成

欲再校以行于世與讀耕弟分冊改正之未半讀耕  
歸泉不幸之甚何以加之然校讐不可閣焉僉曰可  
使一子代勞且假門生之手余猶不肯自謂往日省  
定之勤晨昏不怠然今猶非無悔也沒後之孝唯此  
一事爲大也故不假他力自夏歷秋至孟冬二集都  
百五十卷并目錄三卷附錄五卷不遺隻字周覽之  
刪三豕之誤正分毫之畫墨以抹之朱以研之露以  
滴之筆以改之猶恐有風葉之掃殘而眼力之所不  
及也頃日文集既分賦於京師東武詩集流行亦可

刻日而待焉嗚呼世俗非無追遠之人然供佛施僧  
誦想多之經建寺造塔布須達之金者爲先人何益  
之有哉余雖爲微小幸使此二集傳播於闔國則先  
考之遺芳垂於後世不亦說乎如大禹之功則吾豈  
敢哉比精衛則可謂遂素志乎於是記喜云爾

辛丑孟冬十三日

記浮嶋大夫事

某甲謂某乙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者固難嘗聞諸  
葛瞻死于蜀之難其子尚同死之晉卞壺父子共沒

于蘇峻之亂史臣美之カスラ 本朝護良王子吉野之厄  
 村上義光其子義隆一時戰死之人皆膾炙之歎猶  
 有過於此者汝知之乎乙曰誰哉甲曰浮島大夫是  
 也汝不知之則我為汝語之乙曰諾我將聞之甲曰  
 朱雀帝承平年中平將門伏罪然其子相馬某以亡  
 父之餘勇故領常陸下總二州相馬死有二女一男  
 寡婦鞠育之其男魏志田三郎家僕保護之浮嶋大  
 夫者其老也母以志田幼故以女嫁下野國士小山  
 行重以為其助行重屢采事姑盡禮姑悅欲割地與

之浮嶋諫曰金帛以授之可也於土地則分寸不可  
 割焉然志田以母之志不可奪故許之行重奉姑愈  
 謹遂來同居浮嶋慮小山欺寡姑而有黑心往往抑  
 其寵賞姑忿然曰小山一人為志田之助則可優於  
 汝輩千百待之益厚小山專行國政浮嶋請老退居  
 其鄉經年小山請姑曰志田猶幼朝貢久闕已代之  
 入洛姑曰善哉於是小山赴京矣曰相馬之子也拜  
 謁禮畢歸國未入志田館馳使曰今般勅賜常總二  
 國於我志田者朝敵之孫也不可逐之姑速攜志

田可往去若緩則有重責也唯媼之娘爲我妻者如  
故而已姑及志田大驚使者急促之母子且恨且泣  
而悔不用浮嶋之言既而母子俱出舊僕數輩從之  
欲到帝都訴之小山遂領二州奪將門家寶志田與  
母累日到江州而母嬰病而沒舊僕等以志田無賴  
悉皆離散志田憂鬱惘然不能入京獨步東歸而潛  
居其故地之邊鄙一日偶微行詣父墓遇浮嶋於途  
浮嶋悅而拜之遂奉之歸其鄉與其妻共召五男子  
曰汝輩今日幸拜君主何悅加焉誠是盡忠死節之

秋也敵之來其在近也我老而與媼共見汝輩之義  
戰不亦快乎於是浚隍固壘列堅甲磨利兵以待之  
數日而小山使大軍攻之浮嶋及媼登樓見之五男  
子進旗馳馬防戰數面一以當千敵大敗走浮島大  
悅志田勞之五子愈勵勇氣以決必死小山怒其一  
敗而盡兩國之兵自將來攻之環而圍之五子見太  
敵而不怯奮發接戰斬首伏屍如山如丘然敵陣如  
秣如雲一隊敗則一隊進左右擊之縱橫遮之五子  
兵刃已折精氣亦疲力戰皆死之浮嶋翁媼相共下

樓被甲乘馬自出戰戎容太壯及其力盡而慮為  
寇被擒而翁姬相顧歸城勸志田而間行逃去以祝  
前程而遣之志田已出翁姬相對自殺敵屠其壘而  
分兵追擒志田以歸使茅原某禁錮之欲刻日而害  
之小山妻悲之竊盜將門家譜以憑茅原而授志田  
且說之以請脫其死茅原亦是志田舊僕也故不忍  
殺之潛使志田出奔而欺小山曰既殺之後自其事  
發覺小山大怒殺茅原而逐其妻妻流浪諸州而尋  
志田志田亦踟躕多年不慮而姊弟相逢志田依賴

或人捧家譜以到王城奏之而訴小山姦曲朝廷案  
檢得其實於是賜常總二州於志田志田到國以  
官命誅小山云傳說如此向者無浮嶋之忠則志田  
何以報其仇而興其家哉浮嶋之忠五子之孝雖彼  
諸葛氏卞氏之父子何以加之獨使村上父子擅名  
於本朝哉惜哉及史之闕文也乙曰汝之談者誠  
美也其事則齊東野人之語也將門者僭王之罪人  
國賊之巨猾也其伏誅者朝家之幸也豈使其子孫  
領兩國哉當時貞盛秀卿之戰功亦未聞賞賜兩國

况於凶賊之子孫哉且未聞平氏系譜有將門之子  
孫故千葉介之族有稱相馬者蓋以其同國同族故  
繼將門稱號乎加旃小山稱號者自政光始是秀鄉  
八代之胤也不與將門子同其時則俗說悉是虛誕  
也治承年中志田義廣與賴朝忘叔姪之親在常州  
聚兵欲襲鎌倉時小山朝政在下野國防之義廣敗  
走是志田小山相戰之故事也俗說傳會牽合以飾  
不實之事不可不知焉小山者累世東州之豪士也  
依此俗說蒙汚濁之名可謂冤也此事果無之則浮

鳴之忠亦不可信也甲怒曰今常州浮嶋之舊壘遺  
跡猶存焉土人皆知之遊客亦見之且聞今 麾下  
之士有稱相馬者以繫馬爲家紋其家譜相傳出  
將門者明矣何不信之哉此事果不可無也浮嶋之  
忠豈以汝之一言可滅盡哉甲乙相訕不決毛穎子  
進曰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焉若有忠臣如浮嶋者則  
誰不稱美之哉甲乙相笑而去

壬寅季秋

記夢

壬寅季秋二十六日冒雨他適及夜而歸讀易至夜

半而卧雨猶不止夢中見高處有風往萬雲會五字  
欠伸而覺夜未明又就枕而睡前五字恍在眼前有  
未對者余應聲曰虹消一雨晴既而覺則夜既明而  
及午而天晴未肯語人讀易之際未忘兩句秉燭之  
後語一子一子曰何不圓之哉何不占之哉余謂風  
雲虹雨皆是天象則今日雨止天晴之兆乎若省我  
身言之則雲者水氣也其上有風則有巽坎之象也  
可謂風水渙之卦乎虹者似電火而雨亦水類也可  
謂火水未濟乎唯冀余講易渙然氷解而可至未濟

之終也愨曰固當且乾豕有雲行雨施之辭文言有  
雲龍風虎之語則上句是乾下句是未濟自協卦之  
始末者乎終編之功既顯然時傍有人曰聞西京  
皇居新成在近而欲有讓位踐祚之事就是言之則  
上句有東使赴洛而群國慶賀之兆乎下句有禪繼  
改觀之兆乎余曰我夢豈關天下之事哉汝言過矣  
唯是以易論之可以應余夢也愨曰請記之於是筆  
勢風起文字云云如雲之會毫端吐虹滴露如雨投  
筆則虹消雨止是亦占夢之一兆乎

記木中有字

癸卯五月二十九日有成瀨道意者得久保氏狀來請執謁乃出面焉意自啓曰某昔曾謁羅山先生其後筮仕松平淡路守在越中往還江府頃自淡路守從者買束薪於市歸家裂之其一薪中有字人皆異之淡路守欲入君之一見然未通交以其曾謁先公故命爲使者某亦未執謁故憑久保氏得其狀以爲證云余曰其薪何在意開小筮出一握薪其長尺許其裂處如合符分之則中有良哲云三字熟視云字

則似草書出字可謂奇也意曰倭漢有如此之事否余曰寬永己巳年先考在洛醫了庵携泉涌寺什物來其中有枯木一片墨書二字余傍觀之時十一歲距今三十五年忘其爲何字先考開何氏春渚紀聞以示木中有字一件以是推之則如此之事亦猶多乎意曰爲休徵乎爲咎徵乎余曰良哲云二字於義不通此下數字滅乎若以爲良哲出則好字也然此等不可係於吉凶凡宇宙之間有常有變則可恠者有甚於此者想夫此木柔軟之時人漫書此三字經



雨露霜雪而木皮厚重墨痕不消自入木心而為枯木者乎何必限此一薪哉唯偶裂而見而已尺許之小不裂之以投火中則此亦有誰知之哉強欲知吉凶則問於賣卜之人意曰詳以君言告淡路守乃辭去余入考春渚紀聞則毛氏木中有衍字尤氏鄰家柿木中有尤家二字之二件昭昭矣就想往事不堪感慨嗚呼童稚之時不聞先考之談則考索之速不能如此先儒有見雜書之戒然不讀破萬卷則余家業可難續焉遂記始末以示子姪非以是欲語在也

紫潭祥雲

代酒井修理大夫

先考若狹少將兼讚岐守源忠勝竭勤勞蒙洪恩賜若狹一國暨數郡余襲封其國郡實官家厚惠先考餘慶也若州土地膏腴所產數品就中紫色之石特鮮明堅緻方今命工雕刻為硯而寄納某州某寺硯壽者也永傳千年祝國家繁榮也弘文院林子自先考相識故請之記其事 乙巳月日

記太田道灌軍配團扇事

代太田攝津守資次

頃聞常陸國府中總社明神庫內藏古團扇傳稱我

家先祖太田左衛門入道道灌軍配之團扇也懇請  
借見之則以革製之以黑漆塗之朱書十二支字於  
兩面而其外廓及柄共用鐵其所握以藤蔓捲之鳴  
呼隔二百有年直見先祖手自所把者可謂大幸也  
於是新製其筥撒金以飾之繪家紋桔梗於其間謹  
藏之而返納神庫緬懷昔起一柄之風靡八州之草  
今對此遺器則如見其人誰不追感乎况於裔孫拜  
閱其軍中指揮之器乎欣歡何以加焉乃記其事於  
筥蓋內以為他後之證丁未孟秋

記鶴羹事

戊申冬十有一月丙申朔癸卯頒鶴羹於館生尾退  
預焉頌鶴羹何國老之餽也國老之餽數矣此唯頌  
何珍味也衆皆預焉獨書尾退何著孝志也著孝志  
如何日退也有老母是日退列席未唯啜其汁包其  
肉會畢不厭其日之暮不避風之寒不屑徒步之勞  
遠往羞肉於母也寸分之肉微則微矣孝志之發愛  
敬之端推而知平素之所思也小善猶可錄之况於  
孝道之一乎故書以旌之

釋菜前記事

塾寮甲乙耦語甲曰釋菜日近然積陰連日且甲子之雨久不晴者常也恐障祭儀不安於心乙曰此塾釋菜既久臨期無不快晴所謂日暘而暘聖德所致豈尋常哉今般亦可晴必矣祭主聞之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共爲休徵晴則德輝之餘也雨則仁澤之潤也聖人之德合天地非庸人之可議也祭唯以誠敬爲要晴與雨者天也若默禱有驗則誠敬之感應也縱不得驗不可怨天唯可省誠敬不足否汝輩耦

語彼此其言之中與不中不可豫定也

乙卯仲秋

乙卯歲末記事

臘晦林叟入浴洗心出而振衣以待明春侍史來前曰歲聿暮矣士人之家量一歲出納農則歛貢稅以貯明年之種工商則校恒產之損益也先生亦不可默然叟曰余唯有書課而已汝所素知也試記之侍史執筆記曰中庸或問講每席有私考既爲一冊孟解自離婁至盡心之初總十七冊殆二千葉通鑑唐紀加點自太宗至順宗若干卷所作文章長短八十

餘篇其中至千數百字亦多矣五七言古風長篇之  
詩寫諸百餘葉其頁數未遑計焉其所加宋者北史  
三十冊隋書二十冊唐書五十冊至若小冊電矚則  
小子亦忘之以今歲推來歲則中庸可講了比及夏  
則孟解可畢篇至冬宋則通鑑漸可成功乎唯二十  
一史之所餘宋史一部越百冊合五代遼金元史總  
之則亦可為百冊想矣周覽猶可有殘課也叟領焉  
侍史猶欲云云時有賀歲暮者叟與之言他侍史退  
而止矣

### 大嶋豐長事記

古曰疾風知勁草豈唯風草而已哉在士人亦然在  
治世則鈞是士也逢時變而知為勇士大嶋左源太  
豐長者故河越侍從伊豆守源信綱朝臣近侍之士  
也寬永十四年丁丑秋八月肥前國高來郡嶋原耶  
蘇邪徒蜂起蟻屯據有馬原舊城引類聚黨始三萬  
七千人官使進發討之未得勝焉信綱朝臣重奉  
台命往征之豐長從焉明年戊寅正月至彼地西國  
諸侯皆會集二月二十七日信綱督諸軍約一舉陷

城之期邪徒出壘相戰豐長進至本城石壁之際邪徒投石打之豐長曾鎧碎身體傷而其疵痛甚然不屑之翌日官兵競進邪徒敗走悉保本城豐長先登時先陣群士遮留而容易不通之然豐長奮激遂進入本城內昨日之戰邪徒雖多死殘黨猶決死縮居城內者不寡其鎗鋒森立閃爍如電邪徒一人執鎗進來豐長揚聲一番合鎗突洞彼腹倒之時敵鎗刺豐長頸幸以不中喉而免矣然血流不止從僕扶拘漸得歸舍兩度之雄勇衆皆見之以爲拔群之健

士也即日邪徒悉平信綱凱旋豐長痊愈從歸江府而褒賞有加信綱既逝豐長歷仕甲斐守輝綱今伊豆守晴綱其齡雖老猶見存焉可謂赳赳武夫一家三世爪牙乎天野氏長重者信綱朝臣外姪也嶋原之役雖未弱冠伴信綱之行面見豐長勇功其蒙疵之時手自授藥在令爲正證頃間長重語余件件如右且曰信綱執國權年久而撰用豐長其勇如此則非得王之美事乎今至晴綱亦有豐長則世祿之家可謂不乏入乎豐長亦逢非常之事振非常之勇請

記其事以傳其名也今所以求之者欲報信綱之懇  
遇欲使豐長子孫勵其壯勇某亦平生欲守武夫之  
義立奉上之志故也余聽之感長重之言不能拒之  
加旃信綱朝臣曾奉入洛之使時余亦同路且暮逢  
豐長則舊識之好豈可忽諸嗚呼鳴原之役距今四  
十二年豐長雖老其勁氣自若可以想像余亦老矣  
然為舊識何不起衰懶遂述其趣云爾

己未之秋

鷲峯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十七終

